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江边

李凤群 著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江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江边 / 李凤群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99-4105-9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6106 号

书 名 大江边
著 者 李凤群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240 毫米 1/32
字 数 710 千
印 张 16.87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105-9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卷

風

二儿子家宝死了九十天了。马氏马兰英的泪水淌了三个月，心肺肠绞了三个月。第九十一天，她抬起歪歪倒倒的身子从床上爬起来：

不中，我要去讨个说法。

马兰英信菩萨，就是这几个月的。事。她晓得天上光掉冰雹不掉大饼，可她心里那个谜团越积越大，不搞明白她一口气堵在嗓子眼，进不去出不来。

这年头找个算命的不容易，左探右访，才打听到柳大和的老表会这个。好不容易等到老表来太阳洲走亲戚。天黑透了，马兰英才悄悄领着哑巴小女儿家秀出了门。她头上包块黑围巾，右手拄着根柳树棍子，胳膊肘里拎着一个围巾，围巾里包着四只鸡蛋，左手扶着小女儿家秀的手就出了门。到处都黑，白天绿扎扎的树眼下是黑的。黑魑魑的是几棵树，像挤在一起打架的黑鬼。江面上也黑。秋水也厚重厚重的，老远望去，像一块铺开来晒的黑棉布，偶尔轻轻地颤动一下，像一只大黑鬼在翻身。马兰英抬头望望天，秋夜凉气稠密，那晚月亮没出来，感觉头上也顶着一条江；连邻居家的伏在门口喘气的白狗眼下也是黑的。惟一打破这麻黑的就是她和女儿的碎步子声以及她俩的喘息声。说起来也怪，人要做亏心事，耳朵就比往常尖。她听自己的脚步声就跟打鼓一样“咚咚”响。怕是怕，为了儿女，为了这个家，马兰英吸几口气，稳住了。虽说柳家只有里把路，太阳洲又是生活了几十年的熟门熟路，到底是小脚，又是这么黑灯瞎火，深一脚浅一脚地受了不少罪，一顿饭的工夫才走到了柳大和家门口，还差点崴了脚。

柳家堂屋里也是黑灯瞎火的。她先停下来看了看路两头，又竖起耳朵听了听远处有没有狗叫，再望望屋里确实没有动静后才咳嗽了两声，歇了一会，又咳了两声。门这才悄声开了。

聋子果然眼尖。门一开家秀就一把捏住马兰英，差点把鸡蛋碰到门上。门里比门外还黑，马兰英对着黑乎乎的空气悄声地说道：

柳家婶子，我带家秀来串串门。马兰英一出声，听的人就晓得她也怕，虽说女婿是干部。

过了一会柳家婶子才客气地回了句：进来坐，进来坐！

又过了一会儿，听听外头没旁的动静，屋里的油灯才点着。洋火一划，哗的一亮，马兰英果然瞧见灯影里一位白生生的男人坐在堂屋东边的板凳上。歪着头、侧着耳朵，五十开外的年纪，肩膀塌塌的，颈脖子细细的，一望就晓得不是见风见雨的庄稼人，眼睛呢，浆糊糊住似的。

马兰英的心定了定，杵着算命先生那白生生的脸单刀直入地说：大仙帮着算算？

哪里哪里，柳家婶子赶紧摆手，不搞迷信活动，老表是走亲戚的。

马兰英胳膊一划：柳婶子不要见外，我既然来，就有诚心！说完，她把怀里的鸡蛋掏出来，一只轻轻放到桌上，又掏出来一只往桌上递。柳婶子的眼睛望着马兰英的手，看她又伸出去掏出来两回，她才笑着松了口：按理说……

马兰英的鸡蛋一拿出来，人就显得硬气了，她手又一划，示意不要多讲。瞎子被领进灶间，马兰英也被扶到灶间，柳婶子和家秀守在堂屋里望风。马兰英报了吴四章的生辰八字。瞎子手指头掰了半天：

大姐，这人是你什么人？

仇人。马兰英有意把牙口咬住答。

不是自家人？

我巴不得他挨枪子，掉江里淹死，给雷劈死！

马兰英的声音急吼吼、脆亮亮的。瞎子放了心，他很有把握地说：大姐，这个八字太硬，寿命不短，不过命中无子送终！

马兰英喘气声撞墙似的突然中断了。过了半晌，瞎子等得心焦，咳嗽了两声，他才听到刚才还牙伶齿俐的马兰英像是挑了一担水在肩上，她呼呼地边吸气边问：

搞错了吧？

算命先生被这声音吓了一跳，他晓得自己闯祸了，赶紧站起身来，急慌慌地扶着墙往堂屋摸。

从柳家门口出来，柳婶子把四只鸡蛋又塞回家秀手上：吴婶子，我老表真是走亲戚的，他什么也不懂，真是瞎子说瞎话，你不能当真，不能当真！

放心吧，马兰英的脚找不着地了，她糊里糊涂地回话：

不当真，不当真！

第二天天麻麻亮，马兰英带着这四只鸡蛋过夹江去了镇上。马兰英个头小，脚小，最近又瘦得凶，人罩在一件黑衣裳里，一路歪歪扭扭的，动不动就有摔倒的迹象，她用手捂着自己的腮，遇到一个熟人，她就煞有介事地告诉人家：

我到镇上拔牙！

太阳洲是个碗大的小孤岛。盖着房子的坝埂就是碗沿，碗沿里面几百亩地，种着黄豆玉米蚕豆和花生。碗沿的东边是大江，西边是大江，南边也是大江，只有北边是条小夹江，过了小夹江再走几里芦柴地就是江心洲，过了江心洲就到凤凰镇。凤凰镇上有牙医，有裁缝作坊，杂货铺，马兰英没有去拔牙，她遇见一个年纪大的就低头跟人打听，不用说，也费了好大的周折，不过到底还是找到了算命先生的住处。这个瞎子住在镇上最脏最矮的一间土坯屋里。日子寒碜得一目了然。跟昨晚那个瞎子一样，他翻着白眼珠子把手指头掰来掰去，嘴里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大通后头一句话还是问马兰英：

这个八字跟大姐是什么瓜葛？

马兰英比昨晚沉着多了，她压低声音说：

死对头！

死对头？

真是对头！

这八字有几个儿子？

三个，马兰英歇了口气，接着补一句：丢了一个！

瞎子一拍自己的大腿，就是的，这八字生的时辰不对，一生路不平，气不顺，儿子再多他命里还是无子送终。

这回，马兰英经受住了，她说：

大仙，他是对头，他儿女不是我対头！有法子不？

算命先生歇了半天，一直听到马兰英在兜里摸了半天放了什么东西到桌子后，才说出他的主意：

单过！

马兰英从镇上回来，就在堂屋里给吴四章支了张床，又买了一口锅放在屋檐下。吴四章进门，瞧见一口生了锈的破锅就晓得是马兰英在搞名堂。他一脚把锅从屋檐下踢到埂下，他满不在乎地说：

老子儿子都死了，还作什么怪？

马兰英咽口唾沫，望望站在边上的大儿子家财和小儿子家富，把顶到喉咙口的话吞了回去。

天刚黑，稀饭刚熬开苞，吴四章就揭锅一勺子，哧溜往嘴里送。

到了晚上，吴四章倒是接受了一个人睡张床的安排，不过，他一头扎到大房里那张床上，往床上一倒，手脚一摊。马兰英和家秀只好到门后面那张二尺多宽的小床上挤成一团。

这方子不好实行。过了几天马兰英又心事重重地去了镇上，这回她带去十个鸡蛋、十斤白麦面、二斤香油。算命先生果然给出了更稳妥的方子：最好再到外头过继一个回来顶祸。

继是继不到了，这么命硬的老子哪个外人敢喊？再说，这一穷二白的人家继过来怎么养？

让儿子们改口喊他伯叔也中，算命先生说。

马兰英一回家，把两个儿子喊到一边，让两个儿子改口喊他“四大”。

别人听到会说我们搞迷信活动，小儿子家富说。

大儿子家财也不肯，他小声地跟他妈说：

我不怕死。

马兰英眼珠子不错地盯他看了一小会，泪水刚出眼眶，家财就服软了。他小声地说，我喊，我喊。

晚饭端上桌，马兰英让家财到大门口喊一声在菜园子的吴四章吃饭。

喊四大，马兰英嘱咐了一句。

大，四——大。家财刚喊出第一声，吴四章就知道又是马兰英的主意，他满脸不屑地骂道：怕死不要投胎，有种就滚蛋，找你亲爹去。

家财臊得满脸通红，家富更是不敢开口了。年少的吴家富别过忧心忡忡的脸。窗子外面山芋糊一样稠密的黑夜。这黑夜是纵横驰骋的战场，把人一个劲地带向无限、冲向无边。黑夜里惟一能和家富交流的是空气。空气送来坝下柳树叶子的清香，也把生产队那条牛拉的粪臭吹过来，空气里还有泥土的气味。这沉沉实实的憋气，使吴家富本能地包容和忍耐，小心翼翼地承受着父母各不相同的脾性，理解他们的伤心，数年如一日地充当受气包和和事佬。

这方子还使不上，马兰英一天比一天焦虑。原先她是两个月去趟镇上，这以后她是半个月一趟，不仅要背着邻居、背着干部、还要背着吴四章。要是吴四章哪天看到好吃好喝的都拿镇上供了瞎子，他的火就能蹿几丈高，香油瓶子鸡蛋当场砸烂，还要摔几个碗才住手。马兰英顾全大局，这时候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一错开吴四章的眼珠子，她便又动身。有时趁天黑，有时赶大早。到镇上的明目越来越多。牙疼了好几回，后来颈脖子酸，再后来胸口有针刺。但是，回回花了钱，回回带回来的方子还是派不上用场，老东西软硬不吃，你叫他早上七点朝菩萨烧个香、磕个头、许个愿，他眼皮一翻就叫：

老子都死了儿子了，还有屁事求屁菩萨？

马兰英眶当一声跪在菩萨跟前。连赔几十个不是才起身。菩萨是从外头请回来的，尺把高，拜起来方便，也能藏得住。

又一个神仙说了改运的法子，就是找到一个比这个命更硬的人来制服他，把他压住，叫他服软。

马兰英望着站在门口像老犟牛一样梗着脖子端着碗咿溜喝粥的吴四章。望着他边上那一阵阵乱嚎的狗，再望望狗边上一堆乱柴草，她不晓得这个世上还有哪个人能压得住这种疯子！一个人要是灰了心，什么都不当回事，你能拿他怎么样？

灾难击不垮有主见的人。灾难要是暴雨，这主见就是汪洋上头的太阳。马兰英不会随随便便就死心。

2

纯粹出于偶然，太阳洲形状异乎寻常。从南面的镇上望，像一个太阳；要是从天上望，又像是长江这只怪兽腰上多长出来的一块肉；也有人望着说像婆娘们的洗脚盆；从北面江心里的船上望，则像大半个鸭蛋，并不是标准的椭圆形——一头尖一些，另一头突然平了，像被捡蛋的人手指头捏了一下，蛋壳喀嚓一下瘪了一头。所以，太阳洲又叫鸭蛋洲。

说吴四章命硬的，不是马兰英一个，是所有太阳洲人的共识。

吴四章头一次差点见阎王才九岁，是民国十三年，半夜他随着他大吴事成在堤坝上查漏。做长工不会防洪，这口饭吃不上嘴，他父亲说。只要防洪大人小孩的工钱都比往常高，他大还有一个顾虑是怕儿子睡得太死，堤坝决口时他醒不过来，被江水卷进心窝子去。吴四章兄弟四个，他顶小，最受宠，也还不怎么通水性，只怕到时其他人顾不上他。

他大边走边对儿子说，江水是个贪心不足的莽种，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它再凶，只能凶一阵子，抗过夏季就好了。但也不能大意，你一大意，它就发威。

深色的浊流滚滚向前，它咆哮不止绵延不绝。整袋黄沙水泥像小山头一样码在坝上。吴四章拖着只铁锹跟着他大边打瞌睡边往前走，见到一堆黄沙包就想躺下来。他父亲一手拽着他，一只手还要拿火把。总有大意的时候，走到西埂头的时候，吴四章趁机靠在一棵老枯树上睡着了。结果那天晚上，江水就从这棵老树底下哗哗往内围淌，西埂头全是乱坟冈，乱坟冈四周全是草，稀稀拉拉几棵老树，住的人本来就少，这会子全村人都聚集在以往出过险情的坝口，把许多易漏面都查了又查、看了又看。一直到村子内围庄稼地里白花花的水滴得满眼眶都是，大伙都还以为自己担惊受怕，神志不清，花了眼，吴事成这才想起儿子没了，他甩开腿就往回跑，一直跑到这棵老树下。借着麻麻亮的天，看到狗日的江水已经从这棵老树边把堤坝拦腰截断了。他立即大喊不好，在两丈宽的决口前，那些原本用来对付洪水的黄沙包显得渺小无用，他眼睁睁地看着坝对面的那棵老树慢吞吞地歪下去，慢吞吞地栽进长江，“啪——啪——”两声慢吞吞的巨响，响声一停，水花一落，他听到小儿子吴四章从江边老树上传来的“大呀大呀”的叫声，才知道儿子已被甩到江心里了。这个口口声声嚷着长江是莽种的男人往地上一软，像只青蛙对着江水号啕，语无伦次地直喊救命。他左顾右盼，居然抓不到一个帮手，大家还在四处找口子呢，最安全的地方最危险。这个男人这回算是真正明白了。

大伙赶到的时候，个个大惊失色，没头没脑地闭着眼睛往口子里扔黄沙包，吴事成指着江心让他们救儿子。保长说，你儿子都到江心了，还怎么救？

我日你个祖宗，我日你个祖宗。吴事成拉拉这个，拽拽那个，没一个人有时间理他，江面上轰隆轰隆的，望不到老树的影子了。吴事成挣扎着站起来，对着老树栽进去的地方“扑腾”一头扎进了水。这一下去就再没回来，倒

是他小儿子吴四章，抱着根树杈漂到了七里洲，被人救上来后，昏睡几天就没事了。家是回不去了，到处是口子，到处是漩涡，救人的好事做到底，管吃管睡一直到水退，经过近一个月白吃白喝白睡，吴四章回家了。

掉进水的吴四章是光膀子的瘦猴，回来的吴四章不仅白了胖了还穿了件汗衫。一上渡船，就吓了熟人一大跳，确信不是鬼才上前又看又摸的。

一到家，才知道家里人已经帮父子俩办了丧事。家里少死一个人，大哥特意去买了炮仗在门口放，吴四章四处找大，边找边问大哥为啥放炮仗。大哥看了他一看，无限温情地说：

咱大不在西天保佑你，你能从鬼门关回来？

吴四章抬起头来，东南西北各望了一望。天太大，云层又厚，太阳光还辣，刺眼，没望到什么名堂，只好把头低了下去。

第二次被大江干掉，是十八岁头上。没有大的吴家兄弟们帮人跑船、挑沙、捕鱼虾，饱一餐饥两顿，倒也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虽说打了这么多年仗，吴四章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谁是国军，谁是八路。打仗夺江山他是懂的，可是国军新四军八路军谁跟谁一帮，他也是一头雾水。有天从镇子上传来消息说，有个部队人手短缺，征兵的已经在往太阳洲赶了。蛋大的太阳洲上几十个劳力也成了抢手货了，听这架势就晓得这回要人是真急，越急越去不得。一听到风声，吴四章两个光棍哥哥跟着几个乡亲二话不说甩手就上了村里仅有的一只小划子。

吴四章的娘也帮吴四章收拾两件衣裳叫他走。吴四章望望老娘，脚卡在门槛上不动。结果小划子一刻不等人，早就急吼吼地划到江心里去了。

儿啊，一给逮去当兵就真没活路了。

吴四章狠狠心，就往渡口跑，结果就这么一磨蹭，出村子的渡口就给抓丁的堵死了。抓丁的队伍从东西两头坝埂向中间集中。长枪、短枪、匣子枪，光拉枪栓的声音就能吓死人。家里的几只破箱矮柜都太小、茅坑太臭、屋顶的草太薄。眼看着队伍浩浩荡荡到了他大哥家。躲在房梁上的大哥也被揪出来，大哥胳膊开始上绳子时，吴四章一头扎进水缸里，嘴里还嘟囔着说，打死老子老子也不出来。水缸太小，半个屁股拱在水面上，水又太清，吴四章的头脚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娘急得直叫：

不中，不中。

吴四章赶紧从水缸里爬出来，连滚带爬冲进了夹江，一块媳妇们的搓衣板搭在水面上刚好挡住他半个脑袋，还有半个脑袋上的头发露在水面上，他只好揪住水底里芦柴根再往底下潜。

抓壮丁的搜得很仔细。床底下、山芋窖、茅房，等他们骂骂咧咧走远时，吴四章已经没动静了。小脚老娘连滚带爬地下了水。她揪住吴四章的衣领要把他从木板底下拽出水面，吴四章的手牢牢地逮住芦柴根，她和还穿开裆裤的大孙子家义合力，你拽我拖，才把吴四章拉到水面上，这时的吴四章已经一点动静也没有了。堂房孤儿寡母们也翻滚着下了坝子，抱抱拽拽地绞在一起。水、眼泪、鼻涕跟屎尿和在一起。太阳洲的男人跑得慢的躲得不精的都被抓丁，跑得快的还不晓得哪天才敢回来，收尸的找不到。吴四章只好被放在岸边的一口锅里趴着，后背搭件破衣服。天黑的时候，趴在锅上的吴四章屁股扭了一下，然后膀子抻在地上，再支起脑袋，他喘了几口气，抬起染了一头一脸锅灰的棉絮一样无力的脸对着哭得没有人样的老娘说：

妈，晚饭烧了没？

接下来的几天，吴四章略显虚弱地在门前晒太阳，他一直竖起耳朵听门前那几棵老榆树叶子哗哗地响，一条狗在他脚边左闪右突，想找点吃的，他爱怜地告诉它：

老子有肉，还能不吐骨头给你啃啃？

看到有人走来，老远他就笑嘻嘻地跟人宣布：差点上了西天！

第三次更绝。那天晚上雷电交加，吴四章被尿憋醒了，他刚刚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门口，就听身后轰一声，他回头一望，身后的灰尘一下子将他的眼睛糊住了，他好不容易把眼睛擦亮，望到他的两间茅草房像条死狗一样整个趴到地里。他又哭又叫，扒拉了半天，老娘拖出来时早没气了。

这回，吴四章被人说成是猫投的胎了。

3

过了两年，形势突然紧起来，吴四章天天都看到有外乡人脚不沾地往江边跑反，过了江也不安生，听说江那边来了鬼子。有一年四月，江边来了一对

父女，一到江边，两个人瘫倒在地上，把头伸在江里猛吞水。喝完好大会儿，才看到前面没路，再跑就进长江了，那姑娘人瘦脚小，这种长途奔波的罪把她撂倒了。她挨着她大坐在地上，头上包着黑头巾，身子罩件男人的黑大褂，还是藏不住她细眉细眼的秀气样子；格外让人疼的是那双小脚，那裹在白布里头的粽子一般大小的脚，一望就不是小户人家裹得出的脚。眼下，这两只三寸金莲已经血迹斑斑。热成那样，层层白布还扯得密实实的。她大穿着带毛的夹袄，身子骨也松塌塌的，嘴巴干得血口子一道道的。虽说跑反天天见，不稀奇，太阳洲的人还是把他们围起来看热闹，他们好心肠地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这父女俩：

你们坐着望江，就觉得江老大老宽，站起来看，就小多了。

父女俩果真站起来望了望，没觉得大江小多少，倒觉得这里的人又从容又热情。父女俩感激地望着里里外外这些陌生的面孔。很显然，太阳洲两样不缺，水和光棍！太阳洲光棍多是多，谁家多不过这些没爹没娘的吴四章兄弟，要说吴家四兄弟，在太阳洲，哪样都毫无突出之处，但是，到了这节骨眼上，才显出出众之处：兄弟四个三条光棍，这在太阳洲可找不到第二家了。兄弟三个站成一小堆，把其他光棍全都比得不战自败了。吴家兄弟格外好心地告诉这对父女：

我们这里连鬼子毛都没见过。

确实，夹在江心里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没谁看得上眼，只是偶尔有部队来征兵，其他时候当兵的都是绕道而行。这年头，算是捡着便宜了。

那晚这父女俩在吴四章家过的夜。说是家，其实是树杈泥巴糊的两间茅房。第二天一早，老父亲就下了决心，把姑娘留给这家人。老父亲想成全这家的老二，姑娘把头一扭，嘴巴一撇，明显看不上那一脸麻子；余下的老三老四都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姑娘，人人想要，个个不好意思张口，最后决定抽签。最眼馋的是老三，运气最好的却是吴四章，他抓到那根长签。

睡觉成了问题。既无房也无床，原先兄弟三人睡一间屋，几块土坯搭成一张床，这会子二哥三哥全让到锅灶间打地铺，大哥大嫂临时让出来一床被子，好歹成了洞房。

吴四章娶到媳妇的第一件事是炫耀水性，他让媳妇站在草房子前，指着江心漂过来的一块树桩说：

我一个猛子扎到那里去。

小媳妇长到十八岁没见过大江，还不晓得猛子是什么意思，只见吴四章一个优美的弧线跃入水中，水面动了一下后恢复原样。小媳妇死盯着吴四章下水的那个地方，憋住气不敢眨眼，她感到胸闷时猛地换一口气，才感到大事不好，立刻颤着小脚往堤坝下赶。她的小脚踩在松软的土坡上，娇小的身子把持不稳，就像一根风中的芦苇来回晃动。她清秀的眉目和焦虑的神色使躲在江心那块木板后的吴四章心猿意马，情不自禁地伸出双臂朝岸上挥动。小媳妇的目光大幅度转移，看到吴四章那若无其事的样子，立刻破口大骂：

你这个挨枪子的，还不快上来，你想冻死啊。

这嗓门儿跟她的身子骨还真不般配，吴四章有点发愣，愣一会儿就想：泼辣点好，太娇气的能养得起？

得意洋洋的吴四章从江心慢慢回往游，快立夏了还能冻死人？哪有那么容易死？吴四章尚不清楚从这天起这个女人就把他捏在手心里了，人生从此进入了挨骂受气听指挥的岁月。他乐呵呵地看着小媳妇，满脸陶醉。

来自大山深处马家圩的小媳妇马兰英在白茫茫的大江跟前开了眼界。跑反让她遭够了罪。她随爹一路往南面跑。饿了捡点野菜垫垫，困了靠棵老树歇息；晚上遇到林子睡林子，碰上牛棚睡牛棚。连走了七天没洗脚、没用水。都说鬼子专奸大姑娘，她出门时特意抹了一脸的锅灰，涂了牛粪。天天急着赶路，她想洗把脸，爹都不让。马兰英受了得饿、忍得了痛，马兰英受不了脏。她时时觉得有虱子从头顶心爬到了脚心，她刻刻怀疑自己身上的恶臭土匪鬼子无一肯沾她。跑反的第三晚她就开始做梦。头天晚上梦见一脸盆水，洗得真清爽；第二天晚上梦见一澡盆水洗得特别干净，第三天晚上梦见一口小池塘，她光着身子泡在池塘里畅快得没法形容。醒过来她央求爹让她洗一把，她爹也闻到了爷俩身上的味。他说，臭好，臭了就安全了。第四天晚上她想准能梦见大江，可是第四天晚上她一夜没睡着，她睡在一间破庙里，四周全是跑反的人，她两只手左手抓右膀，右手抓左脚，指缝里抠满了皮肤屑，她听到手指划破皮肤带出血来，心里臊手上疼。一个大姑娘，活到十八岁，头一遭脏成这样，第五天，好歹到了安全地带，这地方的人活得没事人一样，照常下地干活，她想歇下来洗个澡，她爹又有话说了，说歇下来被人看出名堂，会趁火打劫扒了他们那点家产。马兰英想哭也没声音了，只好继续跟着爹走。

按理说，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可是到马兰英这里，这话不灵了。马兰英从早到晚，只惦记着洗澡。终于到了江边，她是死活不肯走了。她说爹你让我爬进去洗洗吧，洗洗我再走。她爹说，你再忍忍吧，只要半天就能过江，过了江就安全了。马兰英说，我不要过江我就想洗洗。她这边刚洗把脸，那边太阳洲人就把他们团团围住了，她大想想也是，江这边江那边有多少区别呢。自己的家八成给鬼子占了，现在回去不安全，再往前走，这姑娘不累死也会疯。她爹也算精明人，审时度势把闺女给了吴家。临走他警告闺女说，往后不管怎么着你不要怨爹，要怨就怨你自个熬不到江那边。

有水就成。

当天晚上，吴家三盆水才把马兰英洗清爽了，与其说她看上吴四章不如说她看上这一江的水。她当时的心思就是谁给她一盆热水她就嫁给谁，好歹她还在三个中间挑一个，挑到的还是身高马大好使唤的吴四章。那天吴四章在她跟前卖弄水性，马兰英就晓得这个身高马大、看起来虎虎生威实质上绵乎乎不经事的吴家老四好管束。

眼下，她像个贪婪的大地主一样挥霍。一天到晚指使吴四章往水缸里挑水，就那几件旧衣裳洗得找不到原来的色；板凳桌子上都能照见影子了。吴四章挑水的步伐跟不上她消耗的步伐，邻居听到吴四章这边呼哧呼哧地上坡，那边媳妇还在嚷没水洗锅。吴四章埋怨马兰英见不得自己歇息，马兰英立即驳斥他：

你家光棍这么多，锅灰能当被盖了，我是帮你们洗晦气。

一到晚上，吴四章不洗脚不上床，干完一天的活，马兰英把吴四章的手按在脸盆里硬是要吴四章把指甲洗干净才端碗。她哪里像新进门的媳妇，简直就是慈禧太后亲政！没事的时候邻居们拿他的手指甲打趣，旁人替吴四章叫屈，他自己倒心甘情愿。别人拿话激他，他就干咳几声，眼睛朝天上望。

不管饥寒交迫的寒冬腊月还是烈日炎炎的六月，她常年衣着整洁，头发梳成发髻一丝不乱。当她用与身材不符的响亮声音指使她的男人时，人们忽略了她跑反拉下的孤单无亲的孤女，只牢牢地记着她热爱洁净的娇柔身姿。在太阳洲，像她这样年纪轻轻就敢指使自己丈夫的还绝无仅有。许多个黄昏，邻居走过吴四章家的门口，会看到吴四章的缺腿的饭桌上摆着几只不显眼的残碗破碟，再往里望，望到这些碗碟里是各种小菜的组合：腌制的大蒜头

剥得清清爽爽，本是人猪同食的不值钱的山芋会被切成均匀的一片片平摊在碗里。遇到邻居充满好奇的目光，吴四章无可奈何地朝人家笑笑，他那粗俗不堪的吃相显然与这个桌子斯文精致的摆设很不般配，在马兰英义正词严的责备声中，他发出惬意的咕噜声。而他曾经用来解馋的老鼠、青蛙、蛇肉则一律不准上桌。大伙都说这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马兰英除了带来与她身材不符的泼辣，还带来了勤奋节俭的好品德。每天从黎明到深夜，四处都有她的踪影，到处都有她巧手留过的痕迹。多亏她勤于照料，江滩上放养的鸡，多半是她的。她还手巧，她会腌蒜头，会做豆腐乳，会捏糍粑、裹粽子，针线活也不输人。一有空闲，她就小心地在自己的三寸小鞋上洒花，绣上鸳鸯、牡丹。更绝的是，她绝少空手走路，在去江边洗刷的路上，她会检拾起一两根枯树枝回来，在去菜园子的路上，一截被遗弃的线头也会令她停下摇晃的脚步。太阳洲经常可以望到她娇小而大腹便便的身子小心地弯下去，再小心地支着捡来的东西直起身来。

乡下人靠天吃饭。有不会过日子的人家，刚收成时吃白面、吃玉米糊，吃到自然饱；一到天寒地冻时就开始吃窝头、吃掺了麦麸的小米糊。秋天吃三顿，冬天呢，只吃一顿，饿得整天把脖子缩到胸口哆嗦。马兰英呢，早早就有打算。麦子玉米收上来时，她克扣着吃，等到天气寒了时，她又烧热了吃。旁人东挪西借时，马兰英却能稳稳地熬过一个又一个长得望不到头的冬天。

到开春，马兰英向东家要葫芦种西家讨丝瓜秧。不多久，门前屋后就搭上了芦柴架子，夏天一到，各色花朵就把吴四章的两间破草房围在花堆里了。这充满花香生机勃勃的景致让吴四章长了不少的力气和劲道。他半夜抓泥鳅，到镇上的小码头上帮人扛沙包。从早忙到晚也不嫌累。很快，他感觉到日子比旁人跑得快，家当比别人置得全。他感觉到他是一个有钱人了。顺风日子一过上，人的胆子就大起来，有天晚上吴四章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愿望：

我想要买几亩地！

就你手上这几个钱能买地，能买牛，能雇长工？起码攒上个十年八年！

中，十年八年眼一眨就过去了。信心百倍的吴四章把胸脯一拍，不要说十年八年，就是三十年五十年，老子也干得动！

从民国三十年到民国三十六年，大儿子家财，大女儿家珍，二儿子家宝，三儿子家富芦笋一样冒出来。孩子们的到来像道算术题，吴四章觉得自己的